

# 父母的辱骂会烙在孩子心头一辈子

9

亲子教育

## 个性和后天环境关系很大

哈佛大学的发展心理学家凯根曾经观察4个月大的婴儿,例如给他们听一个很大的声音,有的婴儿会吓得马上大哭,有的婴儿则会掉去看是什么东西发出这么大的声音。依活动的强度、对外界刺激的反应方式及脾气(爱笑还是爱哭)将他们分类时,发现有20%的婴儿可以归入害羞、胆小类,40%的婴儿是大胆、天不怕地不怕类,剩下的40%则介于两者之间。

这些孩子长到4岁时,只有10%仍然属于原来的类别。在这4年中间,环境因素的介入改变了大部分婴儿天生的脾气。

人的个性一部分来自父母的遗传,一部分来自后天环境的熏陶。刚出生的婴儿手纹、脚纹都已俱全,但是个性尚未定型,没有人敢说他会以后会是什么样的性格和能力。

美国国家卫生院的研究者曾经以猴子为对象,进行选择性的交配。如将害羞的猴子和害羞的猴子交配,得出特别温驯胆怯的猴子;然后将胆怯的小猴子交给开朗、热情的养母去带,结果发现这些小猴子的行为和它们脊髓液中神经传导物质的新陈代谢都改变了。小猴子变得没有那么害怕,大脑正肾上腺素的分泌也降低了。

也就是说,早期的经验可以影响先天的倾向。因为经验建立大脑神经回路,而这些回路正是我们的思想和看法,这些思想和看法又塑造我们的人格,影响我们的情绪,这是一个相互的交互作用。人的行为受到基因和环境的共同影响,而且是受到表里的交互作用。虽然很多行为是要有生理的机制才会展现,但是这个展现还需要环境的启动。

人的语言就是很好的例子。虽然每个人天生都有说话的能力,但是孩子仍然需要生活在有语言的环境中才会发展出语言,如果离群索居,就没有办法自己发展出语言。

自从人类基因组译码之后,许多过去口说无凭纯思辨的东西,现在有了实证的数据。科学家发现基因不是宿命,很多时候它会因环境刺激而表现出来。

有一个实验,先用育种方式将神经质的猴子与神经质的猴子交配,产生出神经质的小猴子。然后将这种小猴子一出生就与神经质的母猴或是正常的母猴一起生活6个月,看看母亲不同的性格对小猴子的个性和社会行为有什么影响。

结果发现,神经质的小猴子给神经质的养母带,长大后会变成神经质的猴子,很容易紧张,不易跟其他猴子相处,是所谓的“社会适应不良”。当神经质的小母猴成年后有自己的孩子时,也是个不称职的母亲。但是如果它的养母是个冷静正常的母猴,它长大后会成为正常的猴子,甚至可以在社会阶层爬得很高,表示它懂得交朋友,利用别的猴子的支持,使自己得到更大的好处。所以,虽然先天上神经质的基因,但是只要后天环境是正常的,它一样可以长大成为冷静、称职的母亲。

这个实验让我们看到:一个人的个性,包括聪明才智在内,都是先天和后天共同的产物。过去都以为母爱是天性,现在发现居然和后天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如何做妈妈竟然是学来的,而不是继承来的。

## “压力”是破坏力

自由对一个人的生命成长有多重要?猴子是阶层性的社会,猴王可以任意殴打小猴子,使小猴子每天

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实验者把刚出生的小猴子与猴王关在一起才六个月,跟控制组比起来,它的神经就显著地萎缩了。后来用老鼠来做实验,这些老鼠比猴子幸运,它们不曾被打骂,只是一天六小时,给它们套上网袋,限制它们身体的活动,但是头露在外面,吃喝随意,只是不准动,跟控制组比起来,神经的突触及树状突都萎缩了很多。

这些研究发现:强大的压力会永久性地改变青少年的大脑结构,影响这些孩子以后的学习和记忆,而且青少年时期受到的压力伤害比童年时期的更严重。心灵上不自由的感觉可以影响神经元的发育,连心智不是这么发达的老鼠都如此,更不要说人类了。

很多大人都认为自己是为孩子好,才要花力气去管教他,但是不当的管教,如威胁孩子“不听我的话,我就不爱你”,开口闭口都是“不准”,这样会使反面效果更大。超越孩子的能力范围就是压力,父母不要把自己做不到的事投射到孩子身上,造成他的压力;也不要迁怒于孩子,把孩子当出气筒。

在火车上,一个妈妈不停地骂她的小孩,好像是参加什么比赛落选了,因为我听到她说“连这个也不会,笨死了”“你永远成不了大器”“你为什么不能多像弟弟一点”。当卖便当的走过来时,孩子怯怯地问:“可不可以买便当?”母亲大声地说:“考那么烂还敢吃便当?”孩子立刻低下头去,不敢再多说,我看了很不忍心。

在实验上,我们看到语言暴力会改变大脑神经的连接,影响大脑的发展和功能。哈佛大学医学院精神科教授Martin Teicher比较了51名受虐儿和97名正常儿童的大脑,他发现,语言暴力的受虐儿,其小脑

蚓部不正常。小脑蚓部是维持情绪平衡的地方,它受到环境的影响比基因来得大,它的异常会影响情绪的正常发展。

我们看到小时候被冷落、被忽略,或被语言暴力嘲笑或辱骂的孩子,长大后多半焦虑不安,有暴力倾向、自尊心很低,而且没有同情心,对别人的痛苦无动于衷。这种个性不会受别人喜欢,而被排斥的挫折感更加深他的愤世嫉俗,最后就成了反社会人格。

后天的经验会与大脑交互作用,改变神经回路的连接,影响一个人的人生观。一个悲观的人的人生是灰色的、痛苦的,因此,父母教育孩子的方式不可偏激,更不可冷嘲热讽。语言暴力的伤害比肉体直接受到伤害更长久,身上的疤痕都褪去了,心头的伤口还在淌血。心理学家用“烙印”这个词真是很对,父母师长的辱骂会烙在孩子心头一辈子。孩子小的时候,不适合用激将法。父母以为逼学习成绩是为了他好,其实这反而是在害他。

科学的证据已经告诉我们,恶性打骂会使得孩子心智不健全。父母不妨想一想,一个心智不健全的孩子,就是考了一百分,对他的将来又有什么用处呢?

在你否定他、骂他“连石头都比你聪明”之前,请先停下来想一想,他真的有这么糟吗?如果他会帮你的忙,很乖巧,能替你分忧解闷,就请你不要骂他!

虐待除了恶性打骂还包括忽略、不理睬、排斥、不照顾、限制行动自由等损害行为。做父母、做老师的应反观一下自己,是否在无意中,是否在“为孩子将来好”的“美好”意愿中,如此对待孩子,既毁了孩子的现在,也让孩子没有了“将来”?



洪兰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 内容简介

台湾著名教育家、实验心理学博士洪兰教授,从脑神经发育规律角度出发帮助你分析孩子的大脑与性格、才能、心智发展的关系,走出家教误区。

“三分天注定”,强调家长要关注孩子的差异性,正是这种差异为后天发挥教育的功用提供了平台和基础,每个孩子的个性必须得到尊重。“七分在教育”,说明教育虽然不是万能的,但教育可以对孩子的一生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家长把握好这七分,教育就大有作为。

## 上期回顾

现在的青少年不快乐,有一个原因是:“不管我多努力我妈都不满意”。我们爱孩子爱到只想把他们变成自己的荣耀与光环时,他们本身的荣耀与光环反而会我们的企盼中流失。



陈楹宝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 内容简介

某公司陷入危机,急需融资。这时,秦方远从摩根士丹利总部归来,主导B轮融资,他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吗?做调研,选基金,大谈判,搞“外交”……一次次较量,波澜起伏,费心费时。终于,成功融资3000万美元!然而,就在他盘算着去美国纳斯达克敲钟时,却惊闻种种内幕……

## 上期回顾

VC们在尽职调查中,对销售部提供的一家南方卫生巾公司的合同有些质疑。秦方远也觉得合同有问题,不久,他发现,阴阳合同频繁出现。秦方远强忍着愤怒与张家红理论。张家红对秦方远很不满。

财经小说

# 投资方派了一名顾问,张家红很不满

12

项目融资陷入了僵局,虽然之前也想到了各种困难,现在的困境仍然超出了秦方远的控制范围。

石文庆不知道从哪里听到消息,说于岩能够对项目起促进作用,据说背景深厚,至于更多的情况,消息方也不愿意多说。于是,石文庆也建议秦方远找于岩打听,再次遭到了秦方远的拒绝。

快接近25天的下午,秦方远接到了于岩的电话,她在电话中瓮声瓮气地说:“你在干嘛呢,我想你了。”秦方远接到于岩的电话就蹦起来了,拿上外套就往外跑。

于岩在南锣鼓巷三棵树,这是家小门面的咖啡馆,旧平房改造的,也没有什么刻意装饰。他们选择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于岩要了杯卡布奇诺,秦方远担心茶和咖啡加重失眠,就要了一杯苏打水。

于岩看到秦方远浓重的黑眼圈,有些心疼:“你最近忙啥了,怎么熬成这样子?”

秦方远当然不乐意说是失眠了,就信口开河:“最近有几个广告客户过来,董事长非要我去陪吃陪喝,每天都熬到午夜。”

于岩比较惊讶:“你不是只负责投融资吗?你又不管广告客户。”秦方远说:“国内公司哪里分这个啊,全民动员,这可是中国特色。”于岩对这些不懂,她说:“这些天你也不联系我,我都想你了。”她伸出手,探过身子,摸摸对面秦方远有些消瘦的脸。于岩说:“你不就融资的事儿吗?那事儿对你那么重要吗?”

秦方远回答:“当然很重要!这是我回国发展做的第一家公司,融资的第一个案子,甚至关系到我未来的职业生涯。”

听到秦方远说得这么严重,于岩立即坐起来,她脱口就说:“这事儿其实我们都评价不错,只是股东会中LP们的意见不一致。”她盯着秦方远,很爱怜地看着他:“不过,我相

信很快就会有的结论。”说完,她诡秘地一笑。

日子哗啦啦地流走,融资协议却一直一直没有正式签,钱影儿也没有见着。转眼到了4月上旬。于岩打电话给秦方远说:“跟我去博鳌吧。我们公司的一个LP,也是我在美国的长辈,要参加博鳌亚洲论坛,我想让你陪我去。”

秦方远长了个心眼儿,跟张家红汇报说,森泰基金一个主要投资人要来中国了。张家红一听就说:“专门考察我们项目的吗?”“应该不是。”“那我们想尽办法去接近他,现在是临门一脚。”张家红毕竟是销售出身,信奉“客户在哪里自己就在哪里”乃签单真谛。

飞机在下午3点40分左右抵达美兰机场,于岩所说的那个LP派了一辆车子过来接他们。秦方远就感到奇怪,作为一个来中国参加博鳌亚洲论坛的美国商人,怎么在海南这个偏远的地方也能搞到车子,还用来接待本是这块土地上的主人的他们?

大概两个小时,车子抵达博鳌亚洲论坛现场。酒店已经住满了,酒店外围是人山人海,就像这里要举办一场英超比赛,记者、企业家、商人、退休的政治人物挤满了这个小岛,据说这是目前中国唯一环境保持良好的人海口。

海南的天空是蓝的,树是绿的,花是鲜艳的,连笑意都是那么灿烂。秦方远见到一个干瘦的美国白人老头笑呵呵地走过来,于岩冲上前去先是拥抱了一下,然后在他耳边低语一番,秦方远看到他抬了下手,向他投过来一道目光。迎着这道目光,秦方远也礼貌地示意。

这个LP叫乔克,瘦高个儿,一边和于岩聊一边走过来:“Dear guy, nice to see you.(亲爱的年轻人,很高兴见到你。)”上来握了下手,然后盯着秦方远从上往下了看。秦

方远看到乔克上下打量他的样子,似乎明白了什么,就看了于岩一眼。于岩抿着嘴角,一言不发。

然后他们聊了起来,谈生活,谈经济,谈中国的机会,只是没有谈核心话题——关于此轮融资的事情。晚上,乔克在离此不远的一家酒店开了两间房。乔克是自费参加此次会议的。

会议两天就结束了,秦方远和于岩赶过来的时候恰好是会议的最后一天。通过两天的相处,乔克似乎对秦方远很满意。在回程的飞机上,秦方远几次想问于岩她和乔克是什么关系,话到嘴边又吞回去。于岩对他的这个举动不闻不问,自顾自地看自己的书。

如果仅仅是上下级关系,乔克不可能对于岩这么亲密,那神情就像长辈对晚辈的迁就、关爱。是父女吗?于岩可是地地道道的华裔,而乔克是地地道道的白人,基因不可能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异。想到这个匪夷所思的念头,秦方远在心里嘲笑了一下自己,就戴上眼罩睡觉去了。

秦方远从博鳌亚洲论坛回来一周了,张家红快绷不住了,几次找到秦方远想问融资的事情敲定了没有,都是话到嘴边又吞回去了。

这天快要下班了,张家红补了下妆,竭力掩饰着脸上纵横交错的皱纹。这时,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突然响起来,她从包里拿出来瞧一眼,立马心跳加快——电话是托尼徐打过来的。

“张总,我们投审会已经同意投资贵公司。”托尼徐轻描淡写,不知是否刻意表现得这么平静。张家红则不一样,她都想跳起来了。她对托尼徐说:“太好了!感谢支持,我们不会辜负股东的期望!”托尼徐的语气逐渐暖起来:“张总,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一家人就不说两家话。说白了,我们就是同一条线上的蚂蚱,荣辱与共。”

挂了电话,张家红就去敲秦方远办公室的门,没有回应,她就跑回自己办公室给秦方远打电话,告知了这个消息。秦方远也憋不住了,像孩子一样:“张总,我说了嘛,谁聊到最后谁就到最后,我们胜了!”

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眼就融资大半年了。张家红一贯的家长作风并没有改,秦方远预感到,危机正扑面而来。

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投资者们已经结成了一个集体,这种联盟几乎不需要直白的宣告,他们是天然的利益共同体。他们自然联盟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共同向铭记传媒委派了一名顾问,美其名曰协助公司发展,具体做什么不言而喻,张家红心里清楚着呢。

这名顾问在内部被戏称为金老。金仲良其实不老,也就五十来岁,之前在众多跨国公司做过高管,熟悉国情,同时又是香港人,自然还是比较受欢迎。只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张家红。投资者委派金仲良过来,最初提出待遇薪酬皆由公司承担,张家红在办公室里就跳了起来:“派了一个人来监视我们,还要我们支付工资?!”她当即给老严打电话过去:“员工们都盯着呢,现在公司岗位都满了,突然来个顾问,不是很合适吧?像这个级别的人,仅仅薪酬就会增加公司的成本,你们在董事会上不是一再提倡减员增效吗?我还打算再开掉一些呢。”

老严一听心里就明白:“金先生的薪酬我们投资者支付,我们派他过去主要是支持公司业务,是给你们添加力量而不是增加负担。不过,我们内部的定位是,金先生在公司全权代表我们,希望你们内部的资料对他开放。毕竟我们是一个利益共同体,我们争取获得好的发展,共同获得好的回报。”

张家红自然也无法再说什么了。